

1104

海盐文史资料

第 2 辑



政协海盐县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第二期目录

我所知道的朱瑞	陈文浩
“八 一三”后的海盐	徐世璠
略谈海盐天成丝厂	张玉生
关于我父吴鹿鸣创办海盐中学 及“吴氏小学”的情况	吴仲伦
朱聚生在沈荡创办《生报》、《行报》的情况	张信甫
回忆海盐选举“国大代表”	张信甫
与商务相始终的张菊老（元济）	章锡琛
茶院山下长眠客。永是人民心上人	许国权
阿英先生溘浦二三事	袁增培

我所知道的朱瑞

陈文浩

(一) 朱瑞之出身及与我同字之经过。

朱瑞字介人。浙江海盐人。生在前清末季。家本儒素。早岁已为秀才。时值欧风东渐。日本明治维新之后。青年学子。莫不关心国事。讨论得失。而又喜谈革命。朱瑞亦不例外。纵清廷多方钳制言论。而势已不可能。况自字举废后。全国各地纷纷设立学堂。为培养人才之处。实则革命种子播种于斯时斯地也。

朱原籍海盐。为浙江嘉兴府属之县。交通多经郡城。郡中最早立之学堂。为秀水学堂。是以朱亦来此就学。余与彼由同字而相熟。后复由相熟而作彼之幕僚。游始于此。曾忆当时该校程度。国科学论。仅达小学。若国文则已至大学水平。因学生中多有已入县之秀才。朱瑞其一也。校中总理系陶子方之子陶懋存。监字则朱瑞。外国语分日文、英文两科。朱瑞则入日文科。平素治字甚勤。一年后改入南京陆师学堂。自南京陆师学堂毕业。由其族人朱桂辛之介。至安徽督练公所供职。在役识屈映光。交游莫逆。后擢才。头脑亦清新。是以浙省军民分治时。第一任巡按使即为屈耳。

(二) 辛亥革命之朱瑞及浙军会攻南京而至督浙之经过。

前清末年。浙省新军。头有二标(同团)。是年适因北方秋操。标统(同团长)均已北上。标务由标参官代理。标参官已调回京赴任。遂代理一标标统。其他一标。亦由标参官代理。辛亥革命为复旧

州时。运动新军反正之易。半由于此。朱瑞当时已参加光复会。辛亥革命后。军制改新制。朱任陆军第六师师长。时张勋尚盘踞南京。成负隅之势。各省民军。纷纷提倡北伐。惟北伐须先克宁垣。朱自告奋勇。欲率所部会攻之。盖朱为人质朴木讷。而胆识过人。观其请缨攻宁一役可知。此时浙师名为一师。实不过六千人左右。无多时日。义师咸集。天堡城之役。浙军先登。朱亲临火线。朱之名随之雀起。张勋亦知难而退。民军由会师而攻克南京。奈因无能统属。各不相干。意见叠出。虽一度举苏军林述庆为首。亦被反对而取消。中山先生出膺总统。亦无多日。即让诸袁氏。朱鉴于此等局面。决先他军班师。当时朱瑞已任第五军军长。一面派张栩（后为浙江盐运使）赴京。组织机关报。为伊宣传；一面联络袁之秘书浙人陈仲恕、陈叔通兄弟。以结纳袁氏。于是为众望所归。复经各方推举。遂取蒋尊簋而代之。实为水到渠成。以浙督兼行政公署民政长（此职后改为巡按使及省长）。以后朱即倒向袁世凯。

（三）朱瑞督浙时之用人及我入督幕办事之情形。

朱既在浙兼任军民两长。其用人。大别之可分两派。一为南京陆师；一为浙江武备。其间亦有来自日本之官。或秀水同学。以及彼之同乡亲友等。幕中人材不少。秘书如张栩、诸贞壮、孙世伟、袁容叟等；理财有张寿镛、张绍觞等；民政教育有屈映光、沈复生等；治军有吴思豫、董绍祺、汪锡基、叶颂青等。皆一时之选。并派同学多人。留学欧美及日本。以求深造。复与上海各报馆订定特约通讯办法。余在彼时与朱之同学王选青两人专办密电及报馆特约通讯。后朱以一万五千元。收买《之江日报》。由李乾孙手接盘。虽内令陈让旗为经理。惟陈与李同乡。不便出面。故朱嘱张树屏。

邀余前往接收，表面上余为经理，资本系余所出。时杭州之《汉民日报》为民党机关报。邵飘萍任编辑，笔锋尤犀利，对于袁政府及朱瑞，极尽喜笑怒骂。与《之江日报》成对敌，朱颇优容之。后邵为张宗昌所杀害。

至于理财方面，因浙省自军兴以来，费用浩繁，兼之北伐军费。省府支出供不应求。曾发行军用票一种，票面以单元居多。朱到任后即饬省库及各银行，一律兑现，信用大著，畅行市面。至1914年持续收回销毁。地方反映尚好。

（四）二次革命时朱瑞投靠袁世凯之措施

袁世凯当国之后，独裁之义渐露。自宋教仁被刺于沪，国民党人群起反对。是以赣之李烈钧，皖之柏文蔚首先发难，反抗中央，影响及于福建、江苏。而方声涛、程德全等继起独立。自此浙省处于四面楚歌中。朱瑞迎合人民要求安定之心理，以保境安民为口号，发表“拥护统一，反对内战”之通电，完全投向袁世凯。鉴于沪上党人，经不起郑汝成之一击而溃，势力脆弱。而朱拥护袁氏之心益坚。时曾接用上军人顾乃斌、周凤岐、吴思豫、张烈等来电，有“何去何从”一语。虽系请示口气，朱认为彼等皆有不稳情事，遂将以上数人，均调入省垣，并派周凤岐为参谋长，以笼络本省军人。原参谋长金华林，因来自鄂省，且系黎元洪保荐，有民国色彩，嘱其暂为避去。复在沪设立谍报机关，以侦察党人行动。朱与袁氏来往密电，恐为他截留，改由外人所设立之大北水线拍发。用心之缜密，可见一斑。办公常至深夜，甚或达旦。时朱适患痢，力疾从公，致以后寝成肺病，而不永于年，病因实始于此。支持至四个余月，居然应付得宜，浙江地盘仍为其所有。事后曾编有《海宁皖间独立

后之浙江》。记载当时与各方来往文电。计有五册。乃前杭州白话报编辑吴复五所编。

(五) 朱瑞与袁世凯之关系及袁制造帝制时浙省之情形。

在二次革命时，朱以拥护袁氏之功，为袁所嘉许。于是袁朱关系，日见密切。惟袁为中央集权计，各省军民，必须分治，朱以军人而兼职之巡按使，势必让出。朱家宝曾一度觊觎此席，终以朱瑞曾为彼之下属之嫌而作罢。此席始属屈映光。盖当时都督似在巡按使之上，袁复仿前清驻防制，改都督为将军，不使成割据之势。以朱为兴武将军，设立将军行署于省城，表明随时可以调防也。

袁朱关系既密，却彼此未晤面。朱为更进一步计，于1919年春请求赴京入见。朱过南京时，晤冯国璋。冯告伊应至浦口，往晤张勋。时张驻扎江浦，因现已化敌为一家。彼此似应释嫌求好。迨朱至浦晤张时，欲与握手，张则拱手作揖，且仍发辫垂首后，其顽固不化，可笑极甚。又朱至北京，时存春季，此地当寒，见袁时，有萎缩畏冷态度。袁立命左右，以貂皮大衣与朱穿著。其笼络人心之手段，可见一斑。

时北洋军阀，几成全国统一之局。袁则野心勃勃，更欲以一国之首，为世袭之计，似非将共和政体改为君主不可。且由其子袁克定及各心腹之声拥，遂以外人安德生之劝告为词，以中国之大，欲求中央统一，长治久安，必须改为君主立宪。

袁既发动帝制，遂有杨度、孙毓筠等六君子，发起筹安会，以事劝进。中央复设立统率办事处，以袁乃宽为首，筹备改组政体，一切事宜。并将各部各省军民大员，分五等列爵，以事优络。朱得一侯爵，屈得一等伯爵。朱率官兵赴杭州车站，跪迎圣旨，对袁修书称臣。

(六) 护国战役中朱之出走及浙江独立之情形。

正当袁世凯兴高彩烈，筹备皇帝登极事宜。不意霹雳一声，蔡锷到滇，拍发护国通电，反对帝制。各省亦多纷纷响应，惊破袁氏帝制自为之好梦。于是手忙脚乱，希图善后。无如人心已去，无法挽回。即使素称袁之心腹，如川之陈宦等，亦发通电反袁，其他可知矣。浙省受此影响，朱仍欲保境安民四字，稳定浙局，亦不可能。况朱此时肺病已至第三期，以病重之身，欲驭此万机之政局难矣！所有逗留上海之民党如陶麟书等，已公然到杭与屈映光、夏超、童保暄等接洽驱朱而独立，即朱之卫队一营，亦告不稳。朱虽派人赴海盐原籍，招募土著，拟接代卫队，为时已不及矣。一夜之间，炮声隆隆，由西湖保叔塔向督署射击，乃系童宝暄之炮兵旅。朱鉴大势已去，早于黄昏时由二副官背负经西湖翻越山岭至拱宸桥而赴沪，旋即北上，作天津之寓公，不久病死。

朱已出走，屈即于翌晨电中央，以朱失踪闻。复电当然以屈兼代军政。屈旋复通电全国，宣布独立。但屈之督浙单无武力为后盾，不得不于一星期后，让诸第一师长吕公望。吕由此兼摄军民两长。奈浙之本籍之军人如周凤岐、夏超等，觊觎权位，至少须吕让出一席。奈吕出身天津北洋学校，向亦自成一派，至此则把持不舍。于是双方渐成水火，驰电中央，互相攻讦。数日之后，双方划地以守，如临敌国，几至开火。

时北洋军阀杨善德在松江任护军使，松为浙之门户，其候补督浙已久，况杨曾任浙军协统，张载阳等系其旧部。此时北京政府亦认为杨之督浙，实为人地咸宜。遂发表杨继浙督，以齐耀珊继省长。阅墙之事，招致外力之侵入，其当时浙省军人之谓欤？后廉南湖曾

将当日浙省情形，付诸吟咏七律一首。内有一联云：“地下鬼雄应失笑（指朱。时朱已在津病故），山中杜若^亦寒心（指屈）”。亦慨乎言之。

（七）民党王金发、夏次岩之死于杭州

尚有国民党要人亦在当时死于浙省。一为嵊县（绍兴）王金发。盖王自交卸绍兴都督后，对于革命事业，迄未灰心，常与孙中山先生相联系，往来沪浙间，密谋起事，反抗中央。时袁政府及朱在沪之谍报机关，时得确报，袁囑朱设法除之。朱遂托言中央有起用之意，邀伊到杭面谈，王误信之。至则即遭非命。故其死虽经朱瑞之手，实出于袁之密令。一为青田夏次岩，于护国胜利后到杭，要求编练一师，清饷清械，野心甚大，为本省军人所忌，亦遭非命。此在屈映光代督之时。

（作者陈文浩系原浙江省文史馆员，已逝世）

“八·一三”后的海盐

—— 徐世瓌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敌情绪高涨。上海人民想方设法支援抗敌将士，真正做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军战士奋勇杀敌，战线固若金汤。敌军乃采取迂回偷袭、绕道杭州湾在金山卫偷袭登陆。我上海守军巩固后方被切断，不得不忍痛撤离。各地党政机关亦自动随军撤退。平湖、嘉兴、海宁、海盐等地就成了无政权地带。幸掩护撤退的六十七、六十八师有几个团驻扎在这一带，因之人心还算安定。

敌军在金山卫登陆后，直扑沪杭线。乍浦、平湖作为侧翼仅留少数部队驻守。现在看来，敌人当时意图是攻取南京，此地一带无闲顾及，因而亦未派兵驻扎。传说海盐曾三进三出，实际两次都是从海上来的少量敌人，估计是从乍浦乘小汽艇来的。当时六十八师还未撤走，鉴于敌人自东面海上来，而城内居民又逃避一空，因而把西门吊桥（现五星桥）拆掉，隔河防守。海盐群众还组织战地服务团支援六十八师驻军。有一次，几个敌人自东来，向西走到杨家弄附近，六十八师守军发现后，立即开枪，打中两人，死在大虹桥附近，敌人放火后离去。后来，六十七、六十八师驻军相继撤走，海盐等地就成了真空地带。当时谣言蜂起，盗贼遍地，各地帮会头目趁机崛起，如嘉兴的姜维贤、平湖的王八妹、海盐的汪贤甫等。而一些民族败类却打着维持治安旗号，组织了维持会，招摇撞骗，无所不为。

当时钱江南岸尚未失守，而此地一带（包括平湖、嘉兴、海宁、海盐四县，简称海北）又无敌踪，因而钱江南北岸常有商船来往，海盐就成了钱江南北岸交通枢纽，工农业产品的交换市场。沪杭线及其它沦陷地区人士又纷纷避难来盐，一时海盐成了钱江北岸经济中心，变相繁荣，畸形发展。钱江南岸了解这一情况后，即仿八路军办法，组织地方部队挺进海北，该队算第五支队，司令徐志徐。随部队挺进的，有各县县政府和政工队。于是海北各县才又恢复了政权，恢复后的第一任县长：嘉兴王梓良，平湖许敏中，海盐钟家洲，海宁顾××（名字已记不起来）。

钟家洲是中央政治大学早期毕业生，约四十余岁。来海盐时是在一九三八年八、九月间，十月十日发布安民告示。当时，海北各县数海盐条件最好，海盐县境内无一敌人，所有乡镇亦都完好无损，仅武原镇内被敌人烧毁部份房屋，余皆完好，部分居民亦又返回居住，县政府设在塘湾小学内（现武原派出所），设总务、政治、军事三科和一个政工队。秘书孟铸年纪较轻，约在二十余岁，也是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生。县政府成立后，首先是恢复税收和建立抗日自卫队。

抗日自卫队设在寺弄底胡家房子内（现油厂所在地），队长汪贤甫，指导员汪锡康（汪贤甫儿子）。后来人员逐渐扩大，改称抗日自卫大队（当地人叫它抗卫大队）。下面设有三个中队，分驻县的南、西、北。汪贤甫死后，由汪锡康任大队长。

一九三九年春，敌机轰炸海盐县城，并用机枪扫射，死伤数人。县政府乃由市区搬至郊外吾家祠堂（离市约里许）。这时县政已逐步恢复，县政府亦逐步扩大，由三科扩大为民政、财政、教育、建

政、军事等科，外加政工队、军法、会计、收发、监印等，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了。各级政权组织也渐次恢复，全县分设六个区：戴区、西塘、沈荡、坎城、通元、干浦。每一区各辖三四个乡镇。后来六个区合并为三个区：城西、沈坎、干通。每区辖五六个乡镇。学校也渐次恢复，各个镇上有完小，乡村中有乡小。在县城西北，离县约三四里的吴家埭设立了县立战时初级中学，这是海盐历史上的第一所中学。当时海盐附近都有敌人，报纸很难传入，偶尔有人带来一二张，也都是好几天以前的，而那时无线电还未普及，因而消息很不灵通，常把谣言当作新闻，而此地人士又很关心后方情况，因此县里就办了一张‘海北日报’，很受欢迎。这时，国民党县党部也恢复了，上面派来的书记长叫汪竹荪，是本地人。做了没有多少时间，在返回对江述职时，船只失事，死于江中。以后就没有再派人来，直到胜利后，才派宋叔平来接任。

是年冬，敌人由盐加塘河（海盐至嘉兴的塘河）乘汽艇来盐，沿途用机枪盲目扫射，到海盐后驻扎在冯家花园，海盐遂告沦陷。海盐沦陷后不久，敌人开始对农村进行扫荡。钟家洲成了真正的游击县长，在一小船中办公，行踪飘忽无定。不久，即离职返回钱江南岸。县长由秘书孟铸接任。孟铸离任后，由汪锡康继任，直至抗战胜利。

略谈海盐天成丝厂

——张玉生 ·

天成丝厂的创建，可说是我县数千年下来由传统手工业作坊向机械工业生产迈出的可喜的第一步。发起筹建人为邑人张幼仪，系张元济先生之族裔，建厂年代为公元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其经济结构为股份有限公司性质。其投资总额为十万元，以股票形式由股东自由认购，每股票面金额为一千元。当时以湖州南浔镇庞氏认购股票最多，将超越半数，属于大股东；本县吴锡斋、刘瀛洲居其次；此外尚有若干小股。张幼仪担任厂经理。

该厂厂基，位于本县西市梢水仓桥外关王庙（今城西供销社）西里许之塘河南岸，正门北向塘河港口，西南则环抱于龙潭浜之怀中。占地面积约为一万平方米。厂房为两层钢骨水泥结构的现代式楼房，四周上下皆玻璃钢窗并内置绿色纱窗，全套通风设备。上层楼板均按上海大厂标准，设计建筑。虽属木质材料铺成，然楼上楼下，判若天渊，盖具备隔音效果，绝无半点杂声上下干扰。木材皆进口洋松，可与沪地外商建筑物相颉颃媲美。厂房内部安排，楼下为行政办公科室、会客厅及经理室，材料仓库及产品贮藏间次；选剥车间、烘茧车间、煮茧车间、维修车间、铜匠及泥木工作场，汰头间、蚕蛹间以及检验室、打包间、大锅炉房、伙房、澡堂厕所等；缂丝及扬返车间、车间管理人员办公室，皆设置在楼上；门警及传达室则在厂门两侧。厂房后尚有为摊晒汰头及蚕蛹，放置煤堆之大片水泥场地。上有油布及芦席交织相间的活动雨蓬，覆盖全场。

该厂机器设备，主要有大锅炉二具，烘茧机二台，煮茧机二台。缫丝车及扬返车各二百台。计有工人五百多名，技工人员均聘自上海，即泥木工及安装工也不例外，全部缫丝及扬返女工，其来源皆自湖州及塘栖等地（俗呼“湖丝阿姐”）。据此对本县当年的落后状况，概可想见。邑中小家碧玉，亦有去该厂习艺或当辅助工者。穷乡僻壤，骤建此高大厂房，在当时真可算是“鹤立鸡群。矫矫不凡”了！高耸的烟囱。日夜冒着浓烟，烟浪翻滚在蓝天白云之间，宛似本县的“火车头”，凌晨、中午及傍晚，均有汽笛长鸣，响彻云霄，以报作息。城内外四乡方圆数十里之民家，赖以计时，相沿成习。

关王庙一带原为义塚。墓旁荒坟，青青磷火，素为人迹罕到之地，入夜则野犬吠声，寒霜侵早，尤觉荒凉，自该厂建成后，机声隆隆，昼夜不息。隔河两岸，车往人来，鱼肉蔬果，南北杂货，小集为摊，俨然成市。跨塘有高大木桥一座，横贯南北两塘路，系整方洋松夹钢板，铆钢钉所构成，飞架百米河床，巍峨可观，高耸无比。状似当年上海北火车站之旱桥，长虹卧波，穿云度日，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者。夜间灯火通明，喧声达旦。昔日荒郊，顿改旧观。大桥之下，虽撑杆帆樯，皆可通行无阻。塘外则渔舟唱晚，蟹簖灯明。乡土情趣，油然未减。

该厂工人生活区，分布在洋桥北岸及厂南龙潭浜前，其建筑物皆二层普通砖木结构的楼房。大致以集体宿舍为多，间有个别带有家属者占用一小间。房屋简陋，卫生条件极差。百分之十以上的普通男女工人膳食，均由自理，少数技工及行政管理人员，则可吃在厂内伙房。个别家在本县镇上者，亦可回家吃饭。故当时通过关系

为该厂办包饭作的，颇不乏人。少数带家^属孩子的工人，更是狼狈不堪。斗室之内，卧房、客堂、橱房、厕所兼而合之，菜叶瓜皮、污水渍，狼籍满地，每当炊时，当门泥灶一具，满室“烟霞”，封灰闭，凡床头屋角，皆纷纷扬扬，工人们起居其间而犹能安之若素者，非视之为“天雨散花”，要皆为生活所迫，无奈何也。

每值春秋两期茧汛，厂前辄架设简易收茧房廊，塘河上舟船杂沓，银茧成山，男女老少，人声鼎沸，岸上尚有肩挑来售者，接踵摩肩，朝暮不绝，确有一派繁荣气象。据统计一九三七年前全县饲养蚕种约三十万张，可产鲜茧五万余担，均由该厂承缫。纵使当时有个别蚕农留出一小部分自缫茧，然毕竟为数甚微，据此可测该厂蚕茧缫丝之年吞吐量实颇为可观的了。

诂料好景不长，一九三二年（民国廿一年），一·二八上海事变发生后，丝绸之路，外销中断，该厂迅趋于停产状态。然而开支浩大，亏损颇巨，上庄索逋，销路下滞，是当时所有邑人兴办规模较大之金融企业如：农工银行、晋通钱庄、以及昌明电灯公司、宝和典当、刘家鱼行、轮船公司、火油公司等；尚有沪地邑人合资经办之个别绸厂、绸庄等有关企业的流动资金，差不多都被该厂借用，间有涉及个人存款一项，颇受其累。

上述情况，延续至一九三三年（民国廿二年），该厂已是山穷水尽，濒于破产，终于将全部机器及厂房，折价抵押给上海英商泰来洋行，并与之合夥经营，产品由该洋行包销，易名为“泰来制丝切”，盖仅属加工性质，苟延残喘而已。当时虽获利甚微，然全厂职工，赖以维持，尚能支撑数年，庶免倒闭。

一九三七年（民国廿六年）。七·七芦沟桥一声炮响，八·一

三事变接踵而起。日寇遂在金山卫登陆，猛攻上海，抄袭南京。蒋政权准备迁都重庆，汪政权暗中崛起，世乱纷纭，干戈满地。该厂迫于时局，乃解散全部职工，终于停产。仅留永寿一人（系张氏旧勤值人员），住守厂房。邑中人心惶惶，所有工商业濒于凋敝，萧然市井，草木皆兵。

翌年，一九三八年（民国廿七年），日寇来犯我县，初为本县驻防六十二师所击溃，不数日，大批日寇卷土重来，孤城无援，驻防六十二师溃败四散，日寇乃纵火焚烧我县城内大宅，火光烛天，达数昼夜不灭，居民扶老携幼，四多逃亡，而散兵游勇，则时为乡累。之后，日寇虽兵力不足，未在我县驻定，然时来骚扰，民不得安，旋由本县旧商会会长陈筱云携同在县留日学生朱剑虹去嘉兴与日寇宪兵司令部接洽，在本县成立维持会，日宪兵分驻本县，后复组织汪政权，招集“和平军”，大举“清乡”。

时有日本宪兵队长佐佐木出面代表日商洋行株式会社挟持陈筱云签字出卖天成丝厂全部机器，事为该厂原经理张幼仪所闻，于是张在上海委托吴麟坤律师代理向汪组织法庭起诉控告陈筱云盗卖天成机器，受理后，当在本县开庭审理是项民事诉讼，庭长徐振华（原嘉兴律师）兼县长，在审理过程中，避重就轻，终审判决：撤销陈签押原契，宣布无效。而胁迫张幼仪直接与日寇内人另签契据，折价颇低，张因迫于时势，无力抗议，终于草草结案了事。

此后该厂内部结构及器具，均被“和平军”陆续盗卖一空，所剩残余厂房，解放后由我县粮食局改建为仓库。

溯自建厂之初，邑人张幼仪即委托先父（讳保均）负责施工工地之一切日常事务，直抵该厂落成投产，投产以后，受聘为该厂主办

会计。余当时虽在童年。然而每当先父公毕归来。于家人共餐之际。宾朋叙语之间。谈笑风生。诸凡涉及该厂情况者。亦颇有所闻。记忆犹新。如赴耳目。要仅略知梗概。决非全豹。其间鲁鱼亥豕。舛谬恐多。惟一厂兴衰。据此稍见。特聊供参考。难持定论。尚待主持方志文史之专家学者们教正。企予望焉。乙丑春张玉生记于梅园新居。

关于我父吴鹿鸣创办海盐 县中及“吴氏小学”的情况

— 吴仲伦 —

(一)

我父吴鹿鸣，学名吴胜荆，一八九七年生。一九二一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理系，得“理学士”学位。与我父同时毕业的尚有海盐朱耀庭先生，朱先生后留学美国，回国后曾任浙江省公路局局长，一九三五年逝世。他二人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盐地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之一。当时北大校长为蔡元培先生，我幼时常听父亲讲，他受蔡先生的教导及新思潮的影响，曾与朱先生积极参加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我父因学业优异，毕业后留任北大助教，后去山西大同市某中学任教，一九二七年回浙在杭州省立高级中学（即现省立一中）执教。在杭高执教期间由于我父循循善诱、教授有方，深得校长项定荣先生（后侨居美国，最近曾回杭探亲）的器重及同学们的尊敬。那时我们全家五口（我和父亲、母亲、姐、妹）都居住杭州，靠我父工资收入维持生活，我父月薪有贰百银元，所以我们还过着小康的生活。

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我们全家随父撤退到浙东，我父受省立金华中学（即省立七中）校长方豪先生（方先生系我父北大同学，与罗家伦等为“五四”运动四大巨头之一）之聘请，在该校高中部任数学教员。次年，我祖父病逝，我父辞职回盐奔丧，继承了祖父的遗产。一九三九年移居上海，复去省立杨州中学任教，因战乱于一九四二年寓居海盐。

抗战胜利后，全国不少大学、高中聘请我父出外执教，但当时